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二回 溫月江義讓夫人 裘致祿孽遺婦子

「溫月江出場之後，回到朋友家裡，入到自己老婆房間，自以為這回三場得意，二定可以望中的，正打算拿頭場首藝念給老婆聽聽，以自鳴其得意。誰知一腳才跨進房門口，耳邊已聽得一聲『哇』！溫月江吃了一驚，連忙站住了。擡頭一看，只見他夫人站在當路，喝道：『你是誰？走到我這裡來！』月江訝道：『甚麼事？甚麼話？』他夫人道：『嚇！這是那裡來的？敢是一個瘋子？丫頭們都到哪裡去了？還不給我打出去！』說聲未了，早跑出四五個丫頭，手裡都拿著門門棒槌，打將出來。溫月江只得抱頭鼠竄而逃，自去書房歇下。」「這書房本是武香樓下榻所在，與上房雖然隔著一個院子，卻與他夫人臥室遙遙相對。溫月江坐在書桌前面，臉對窗戶，從窗戶望過去，便是自己夫人的臥室，不覺著眼睛，出了神，忽然看見武香樓從自己夫人臥室裡出來，向外便走。溫月江直跳起來，跑到院子外面，把武香樓一把捉住。嚇得香樓魂不附體，登時臉色泛青，心裡突突兀兀的跳個不住，身子都抖起來。溫月江把他一把拖到書房裡，捺他坐下，然後在考籃裡取出一個護書，在護書裡取出一迭場稿來道：『請教請教看，還可以有望麼？』武香樓這才把心放下。定一定神，勉強把他頭場文稿看了一遍，不住的擊節贊賞道：『氣量宏大，允稱元作，這回一定恭喜的了！』月江不覺洋洋得意。又強香樓看了二、三場的稿。香樓此時，心已大放，便樂得同他敷衍，無非是讀一篇，贊一篇，讀一句，贊一句。及至三場的稿都看完了，月江呵呵大笑道：『兄弟此時也沒有甚麼望頭，只望在閣下跟前稱得一聲老前輩就夠了！』香樓道：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！這回一定是恭喜的！』

「從此以後，倒就相安了，不過溫、武兩個，易地而處罷了。這一科溫月江果然中了，連著點了。誰知他偏不爭氣，才點了翰林，便上了一個甚麼折子，激得萬歲爺龍顏大怒，把他的翰林革了，他才死心塌地回家鄉去。近來聽說他又進京來了，不知鑽甚麼路子，希圖開復。人家觸動了前事，便謾了一句小說回目，是『溫月江甘心戴綠帽』。這位喜雨翁要對上一句，卻對了兩天，沒有對上。」

「我道：『這個難題，必要又有個那麼一回實事，才謾得上呢。若是單對字面，卻是容易的，不過溫對涼，月對星，江對海之類就得了。』喜雨亭道：『無奈沒有這件實事，總是難的。』

當下我見伯述不在，談了幾句就走了。回到號裡，只見一個人在那裡和亮臣說話，不住的嘆聲歎氣，滿臉的愁眉苦目，談了良久才去。亮臣便對我說道：『所謂貨悖而人者亦悖而出，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。』我問：『是什麼事？』亮臣道：『方才這個人，是前任福建侯官縣知縣裘致祿的妾舅。裘致祿他在福建日子甚久，仗著點官勢，無惡不作，歷署過好幾任繁缺，越弄越紅。後來補了缺，調了侯官首縣，所刮得的地皮，也不知他多少。後來被新調來的一位閩浙總督，查著他歷年的多少劣跡，把他先行撤任，著實參了他一本，請旨革職，歸案訊辦。這位裘致祿信息靈通，得了風聲，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。等到電旨到日，要捉他時，他已是走的無影無蹤了。後來訪著他在租界，便動了公事，向外國領事要人。他又花言巧語，對外國人說他自己並沒有犯事，不過要改革政治，這位總督不喜歡他，所以冤枉參了他的。外國人向來有這麼個規矩，凡是犯了國事的，叫做國事犯，別國人有保護之例。據他說所犯的是改革政治，就是國事犯，所以領事就不肯交人。閩浙總督急的不得了，派了委員去辯論，派了一起，又是一起，足足耽誤了半年多，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來。自然是惱得火上加油，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，查抄家產，發極邊充軍。當時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，又動了電報，咨行他原籍，也把家產抄沒了，還要提案問他寄頓之處，裘致祿便供家產盡絕了，然後起解充軍。』

「這裘致祿有個兒子，名叫豹英，因為家產被抄，無可過活，等他老子起解之後，便悄悄向各處寄頓的人家去商量，取回應用。誰知各人不約而同的，一齊抵賴個乾乾淨淨。你道如何抵賴得來？原來裘致祿得了風聲時，便將各種家財，分向各相好朋友處寄頓，一一要了收條，藏在身邊。因為兒子豹英一向揮霍無度，不敢交給他，他自己逃到租界時，便帶了去。等到一邊外國人把他交還中國時，他又把那收條，托付他一個朋友，代為收貯。其時他還仗著上下打點，以為頂多定我一個革職查抄罷了。萬不料這一次總督大人動了真怒，錢神技窮，竟把他發配極邊。他當紅的時候，是傲視一切的，多少同寅，沒有一個在他眼裡的。因此同寅當中，也沒有一個不恨他入骨。此次他犯了事，凡經手辦這個案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拿他當死囚看待的。有時他兒子到監裡去看他時，前後左右看守的人，寸步不離，沒有一個不是虎視眈眈的。父子兩個，要通一句私話都不能夠，要傳遞一封信，更是無從下手。直到他發配登程的那天，豹英去送他，才覷了個便，把幾家寄頓的人家說個大略，還不曾說得周全，便被那解差叱喝開了；又忘記了說寄放收條的那個朋友。豹英呢，也是心忙意亂，聽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，所以鬧得不清不楚，便分手去了。」

「代他存放收條的那個朋友，本是福建著名的一個大光棍，姓單，名叫占光。當日得了收條，點一點數，一共是十三張。每張上都開列著所寄的東西，也有田產房契的，也有銀行存據的，也有金珠寶貝的，也有衣服箱籠的，也有字畫古董的，估了估價，大約總在七八十萬光景。單占光暗想，這廝原來在福建刮的地皮有這許多，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萬，還有未曾拿出來的，以及匯回原籍的呢，還許他另有別處寄頓的呢。此刻單占光已經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。等到裘致祿定了充軍罪案，見了明文，他便帶了收條，逕到福州省城，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條人家，挨家去拜望，只說是裘致祿所托，要取回寄頓各件，又拿出收條來照過，大家自然沒有不應允的道理。他卻是只有這麼一句話，說過之後，卻不來取。等十三家人挨次見齊之後，裘致祿的案一天緊似一天，那單占光又拿了收條挨家去取，卻都只取回一半，譬如寄頓十萬的，他只收回五萬，在收條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樣，底下注了裘致祿名字。然後發出帖子去請客，單請這十三家人。等都到齊了，坐了席，酒過三巡，單占光舉起酒杯，敬各人都乾了一鍾，道：『列位可知道，裘致祿一案，已是無可挽回的了。當日他跑到租界，兄弟也曾幫助他一臂之力，無如他老先生運氣不對，以至於有今日之事。想來各位都與他相好，一定是代他扼腕的。』眾人聽了，莫不齊聲歎息。單占光又道：『兄弟今天又聽了一個不好的消息，不知諸位可曾知道？』各人齊說：『弟等不曾聽得有甚消息。』占光道：『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麼信息靈通，所以特請了列位來，商量一個進退。』眾人又齊說：『願聞大教。』占光道：『兄弟這兩天，代他經手取了些寄頓東西出來，原打算向上下各處打點打點，要翻案的。不料他老先生不慎，等我取了東西，將收條交還他時，卻被禁卒看見了，一齊收了去，說是要拿去回上頭。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頭，是連各位都有不是的，一經弔審起來，各位都是窩家，就是兄弟這兩天代他向各位處取了些東西，也要擔個不是，所以請了各位來商量個辦法。』眾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不知所對。占光又催著道：『我們此刻，統共一十四個人，真正同舟共命，務求大家想個法子，脫了干係才好。』眾人歇了半天無話。占光又再三相促。眾人道：『弟等實無善策，還求閣下代設個法兒，非但閣下自脫干係，就是我等眾人，也是十分感激的。』占光道：『法子呢，是還有一個。幸而那禁卒頭兒，兄弟和他認得，一向都還可以說話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化上兩文，把那收條取了回來，是個最高之法。』眾人道：『如此最好。但不知要化多少？』占光道：『少呢，我也不能向前途說；多呢，我也不能對眾位說。大約你們各位，多則一萬一個人，少則八千一個人，是要出的。』眾人一聽大驚道：『我們那裡來這些錢化？』占光把臉一沈，默默不語。慢慢的說道：『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，萬一有甚麼事牽涉到我，只要洋東一出面，就萬事都消了。兄弟不過為的是眾位，或在官的，或在幕的，一旦牽涉起來，未免不大好看，所以多此一舉罷了。各位既然不原諒我兄弟這個苦衷，兄弟也不多管閒事了。』說著，連連冷笑。內中有一個便道：『承閣下一番美意，弟等並不是不願早了此事，實係因為代姓裘的寄存這些東西，並無絲毫好處，卻無辜被累，憑空要化去一萬、八千，未免太不值得，所以在這裡躊躇罷了。』占光呵呵大笑道：『虧你們，虧你們！還當我是壞人，要你們掏腰呢。化了一萬、八千，把收條取回來，一個火燒掉了，他來要東西，憑據呢？請教你們各位，是得了便宜？是失了便宜？至於我兄弟，為自己脫干係起見，絕不與諸位計較，辦妥這件事之後，酬謝我呢，我也不卻；不酬謝我呢，我也不怪，聽憑各位就是了。』眾人聽了，恍然大悟道：『如此我等悉聽占翁吩咐辦理就是了。』占光道：『辦，我只管去辦。至於各出多少使費，那是要各位自願的，兄弟不便強派。』眾人聽了，又

互相商議，有出一萬的，有出八千的，有出五六千的，統共湊起來，也有十一萬五千了。占光搖頭道：『這點恐怕不夠。白費唇舌不要緊，兄弟是在洋東處告了假出來，不能多耽擱的，怕的是耽擱時候。』眾人見他這麼說，便又商量商量，湊夠了十二萬銀子給他，約定日子過付。他等銀子收到了，又請了一天客，把十三張收條取了出來，一一交代清楚，眾人便把收條燒了。所以等到豹英去取時，眾人樂得賴個乾乾淨淨。

「豹英至此，真是走頭無路。忽然想起他父親有一房姨太太，寄住在泉州。那姨太太還生有一個小兄弟，今年也有八歲了。那裡須有點財產，不免前去分點來用用。想罷，便逕到泉州來，尋著那位姨娘，說明來意。那姨娘道：『阿彌陀佛！我這裡個個月靠的是老爺寄來十兩銀子過活，此刻有大半年沒寄來了，我娘兒兩個正愁著沒處過活，要投奔大老爺呢。』說著，便抽抽咽咽起來。豹英不覺曉住了。但既來之，則安之，姑且住下再說。姨娘倒也不能攆他，只得由他住下，豹英終日觀瑣，總說老人家有多少錢寄頓在這裡，姨娘如果不拿出來，我只得到晉江縣去告了。姨娘急了，便悄悄的請了自己兄弟來商量，不如把家財各項，暫時寄頓到乾媽那裡去。

「原來這位姨娘，是裘致祿從前署理晉江縣的時候所置。及至卸任時，因為家中太太潑惡不過，不敢帶回去，便另外置了一所房裡，給他居住。又恐怕沒有照應，因在任時，有一個在籍翰林楊堯嵩太史，十分交好。這楊堯嵩，本名叫楊堯嵩，因為應童子試時屢試不售，大家都說他名字不利。他有一回小試，就故意把嵩字寫成蒿字，果然就此進了學，聯捷上去。因為點到翰林那年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，就不肯到京供職，只回到家鄉，靠著這太史公的頭銜，包攬幾件詞訟，結識兩個官府，也就把日子過去了。裘致祿在任時，和他十分相得。交卸之後，這位姨娘，已經有了六個月身孕，因為叫他獨住在泉州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和楊太史商量，把這個姨娘拜在楊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乾女兒。過了三四個月，姨娘便生下個孩子。此時致祿早已晉省去了。這邊往來得十分熱鬧，楊太史又給信與致祿，和他道喜。致祿得了信，又到泉州走了一次，見母子相安，又重新拜托了楊太史照應。所以一向乾爹、乾媽、乾女兒，叫的十分親熱。此時豹英來了，開口告官，閉口告官，姨娘沒了主意，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來，和他商量，不如把緊要東西，先寄頓在乾娘那裡。就是他告起來，官府來抄，也沒得給他抄去。定了主意，便把那房產田契，以及金珠首飾，值錢的東西，放在一個水桶裡，上面放了兩件舊布衣服，叫一個心腹老媽子，裝做到外頭洗衣服的樣子，堂哉皇哉，拿出了大門，姨娘的兄弟早在外頭接應著，跟著那老媽子，看著他進了楊太史的大門，方才走開。

「如此一連三天，把貴重東西都運了出去，連姨娘日常所用的金押髮簪子，都除了下來拿去，自己換上一支包金的。恰好豹英這天吃醉了酒，和姨娘大鬧。鬧到不堪，便仗著點酒意，自然翻箱倒篋起來。搜了半天，除了兩件細毛衣服之外，竟沒有一樣值錢東西。豹英至此，也自索然無味，只得把幾件父親所用的衣服，及姨娘幾件細毛衣服要了，動身回省。

「這邊姨娘等大老爺去了，便親帶了那老媽子去見乾媽，仍舊十分親熱。及至問起東西時，楊姨太太不勝驚訝，說是不曾見來。姨娘也大驚，指著老媽子道：『是我叫他送來的，一共送了三次，難道他交給乾爹了？』連忙請了楊太史來問。楊堯嵩道：『我沒看見啊。是幾時拿來的？』姨娘道：『是放在一個水桶裡拿來的。』楊姨太太笑道：『這便有了。』連忙叫人在後房取出三個水桶來。姨娘一看，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，幾件破舊衣服還在那裡。連忙把衣服拿開一看，裡面是空空洞洞的，那裡有什麼東西。姨娘不覺目定口呆。老媽子便插嘴道：『是我第一天送來這個桶，裡面兩個拜匣，我都親手拿出來交給姨太太的。我還要帶了水桶回去，姨太太說是不必拿去了。你出來時候，那衣服堆在桶口，此刻回去卻癩在桶底，叫人見了反要起疑心，我才把桶丟在這裡。第二天送來是一個大手巾包，也是我親手交給姨太太的。姨太太還說有什麼緊東西，趕緊拿來，如果被你家大老爺看見了，就不是你家姨娘的東西了。第三天送來是兩個福州漆盒，因為那盒子沒有鎖，還用手巾包著，也是我親手點交姨太太的。怎麼好賴得掉！』楊太史道：『住了！這拜匣、手巾包、盒子裡，都是些甚麼東西？你且說說。』姨娘道：『一個拜匣裡，全是房契田契，其餘都是些金珠首飾。』楊太史道：『嚇！你把房契田契，金珠首飾，都交給我！好好你家的東西，為甚麼要交給我呢？』姨娘道：『因為我家大老爺要來霸佔，所以才寄到乾爹這裡的。』楊太史道：『那些東西，一股腦兒值多少錢呢？』姨娘道：『那房產是我們老爺說過的，置了五萬銀子。那首飾是陸續買來的，一時也算不出來，大約也總在五六萬光景。』楊太史道：『你把十多萬銀子的東西交給我，就不要我一張收條，你就那麼放心我！你就那麼糊塗！哼，我看你也不是甚麼糊塗人！你不要想在這裡撒賴！姨娘急的哭起來，又說老媽子乾沒了。老媽子急的跪在地下，對天叩響頭，賭咒，把頭都碰破了，流出血來。楊太史索性大罵起來，叫攆。姨娘只得哭了回去，和兄弟商量，只有告官一法。你想一個被參謫戍知縣的眷屬，和一個現成活著的太史公打官司，那裡會打得贏？因此縣裡、府裡、道裡、司裡，一直告到總督，都不得直。此刻跑到京裡來，要到都察院裡去告。方才那個人，便是那姨娘的兄弟，裘致祿的妾舅了。莫說告到都察院，只怕等皇帝出來叩關，都不得直呢！』

正是：莫怪人情多鬼蜮，須知木腐始蟲生。不知這回到都察院去控告，得直與否，且待下回再記。